

喜聞之穿越系列

下

人淡如菊，情深似海

烟水遥

● 唐韞

遇见你之后，我才明白，
原来，这一世穿越千年时光，
匍匐行走在波诡云谲的人世，
只为触摸你温暖的指尖。不为浮生，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下
人淡如菊，情深似海

烟水遥

·
唐韞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目录】

烟水遥

437	425	414	404	396	385	375	364	354	343	334	325	315	307	298	287	278	268	259	249	238	229	219	
番	外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章	第三十九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章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问莲根、有丝多少， 莲心知为谁苦	云在青天水在瓶	长恨此身非我有	挽长弓，天山射虎	世同安得双全法	别有人间行路难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一江明月碧琉璃	问世阿情是何物	且携手留连，良辰美景	江头未是风波恶	浮生长恨欢娱少	看朱成碧思纷纷	变起	杯底人如解语花	不如相忘于江湖	念兰堂红烛，心长焰短	天若有情应老	月白烟青水暗流	一点微酸已著枝	试问此花明媚， 将花准比	任是无情也动人	春纵在，与谁同	



◎李希沂静静看她，笑意轻柔，话语也是相当轻柔，“烟络要谈些什么，本王大致可以猜到。但是，烟络是真的不明白，本王可以与你商量任何事情，唯独这一件难以行得通？”

睿王府。

朱漆彤扉金环乌头门，连以巍峨高墙，于春末艳丽的日光下，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派雍容威严的气势。

一个小小的白衣女子手中拎着陶制小罐，于台阶下仰头看着威严的大门，好一会儿没有动静。

身后一架华丽的八抬大轿缓缓停下，为首男子朗声道：“哪来的野丫头，恁地大胆！睿王府前岂是任你随意逗留之处！？”话音里却有一丝阴柔。

烟络一惊，回首所见，不过一个头发花白高傲严肃的锦衣男子，他的身后那台缀以流苏、帘幕精致、绣工灵动的豪华轿子，倒是颇有来头。虽不太记得有这样的人来过睿王府，见了那架势却也知趣，烟络微微侧过身子，轻轻一福，浅笑道：“小女无知，逗留王府门前，这就离去。”说罢，转身退开，脚步轻盈。

话音刚落，轿子里忽然传出一道温润和气的女子嗓音，听上去虽已有了一些年岁，却更加熨慰人心。

“姑娘且慢。”

烟络闻言驻足，笑问：“夫人还有何吩咐？”

那轿内的女子似乎轻轻一笑，柔声道：“严公公也真是糊涂。宫城里怎会有闲杂人等出入？”她温和地问道，“姑娘可是为见沂儿而来？”话音尚未落去，一双肤若凝脂、润泽无瑕的纤纤玉手优雅地撩起左侧轿帘，现出一张精致清丽的脸，眉宇间挂着深入骨髓的柔和。

烟络微怔，躬身俯下，道：“小女见过贤妃娘娘。”那个如清风白玉般温润有礼、谦和自持的男子，果真得了他娘亲亲传，两者相似的不止是容貌，更有品性。

贤妃笑意和煦，“姑娘认识本宫？”

烟络含笑看她，这个娘娘真的很和气，让人愿意亲近。

不过。

烟络恭敬有礼地回答：“小女头一回有幸见到娘娘。方才，无意之中闲步至王府门前，冒犯了娘娘圣驾，还请娘娘恕罪。小女离家已经有些时辰，家中长辈恐会挂念，小女可否先行告辞？”

轿中的女子微微一笑，也不为难她，温和地答道：“姑娘请便。”

烟络俯身谢过，快步离开。不知为何，她就是不想和与他有关的一切东西扯上关系。留在睿王府是迫不得已，但是，她自己能选择的事情，她不想妥协。

待到她小小的身影消失在门前大道的尽头，为首的男子拜问道：“这女子恁地古怪。娘娘任由她一走了之？”

轿中优雅高贵的中年女子浅笑嫣然，“公公来问本宫，不如去问问沂儿这姑娘的来历。”

话毕，一行人缓缓进得府去。

疏桐院内仍旧一派颜色分明的白水绿柳，散发着如雪中松枝一般淡雅清冷的味道。

贤妃环顾庭院四周，微微蹙起了眉头，轻轻叹了一口气，幽幽说道：“这孩子果然还是这个样子。本宫原以为上次的事情之后，他会更加像个寻常的孩子。”

一旁随行的严公公想了想，睿王爷天资聪颖，自打由娘胎落地以来，何时真正像过一个寻常的孩子？嘴上却宽慰道：“娘娘多虑了，睿王爷近来操劳朝中之事，难免忙碌了些。”

贤妃看他一眼，轻轻叹息，“那孩子看似谦和，有着一副好性子，骨子里



却是孤傲得紧，从不肯轻易与人交心。也怪当年皇上和我不曾用心照看于他，由他一个孩子冷冷清清长大，自小就生出了这样的怪脾气。心里明明装着一堆事，也不知道如何与人言说。”

严公公见她愁眉不展，劝道：“王爷当日不是头一回向皇上开口，破天荒地要了一名姑娘去？”

贤妃勉强一笑，“若果真是两情相悦，今日他这院子会是这样冷清？”

严公公一怔，一时之间，倒不知道如何圆话。

“罢了。”贤妃释然微笑，“沂儿早已不是当年的小孩。他自己的事情应该已有自己的主意，我这为娘的也替他操不了什么心。”话毕，缓缓入室。

金色的日光溢满一室，一袭白衣的清俊男子端坐于桌前，修长灵巧的手指正在执笔疾书，浓淡适宜的剑眉微微蹙起，眉梢之上一片清冷，抿起的双唇唇色蒙淡。

“沂儿。”贤妃爱怜地看了他片刻，终于忍不住出声唤道。

李希沂蓦地回神，看清来人后，笑得柔软，“皇娘怎么来了？为何事先不派人通传？”

贤妃看着他略微清减的身子，心头一酸，脸上却是笑意柔和，调侃道：“为娘就不能来看看沂儿自皇上那儿强要来的姑娘？”

李希沂淡淡一笑，道：“烟络不在。”

贤妃脸色微变，柔声笑问：“哪家姑娘可以让一贯讲究规矩的沂儿由着她如此胡闹？”

李希沂笑意不减，“皇娘也莫怪她，是希沂有事遣她出府，况且她一向自在惯了。”

贤妃怎会看不出他急欲掩饰的真实情愫，却笑道：“为娘还指望沂儿得了一个小乖巧温顺的姑娘好生照顾你呢。”

“烟络是个好姑娘。”李希沂平静地笑。

她最爱的孩子一脸浑然不知已然沉溺的样子，让她禁不住一阵心酸。自小温和疏离、谦下隐忍如他，此时为了所爱仍是这样退让？

“沂儿确实如此想？”她轻轻地问。

“皇娘见了她，会喜欢她的。”他仍旧平静地笑，一双幽黑的眸子深邃无比。

唉。贤妃在心里暗自叹息。这个执着而顽固的孩子啊，受伤之深，自己竟然对此毫无知觉，还是他根本就在刻意回避？这一生之中，迄今为止头二十多

年的日子他过得并不轻松，这样的生活何时才能够解脱？

“皇娘今日可要留下用膳？”他话音如常，温和地笑。

贤妃深深看着他，最终还是展颜颌首。

“清风。”他笑着行至门前。

“王爷有何吩咐？”蓝衣小童迅速出现，恭敬地行礼。

李希沂唇角微扬，话音愉悦，“皇娘今晚在府中用膳，吩咐膳房细心准备。此外，”他忽然压低了声量，耳语道，“烟络回府时，切勿让她知道皇娘来了。”

清风微微一愣，随即沉稳地朗声答道：“清风这就去准备。”说罢，旋身箭步如飞。

房门之内，贤妃看着他寂寥的背影，笑如游丝。

修竹厅。

夜色初降，窗外一片修长雅致的翠竹在朦胧暮色中幻化为—帧清丽的水墨风景。

贤妃看着一桌已经开始撤下的菜肴微微叹了口气。

随侍小倅正在恭敬地呈上热气腾腾的茶水，幽香袅袅。

李希沂于窗前负手而立。

“娘娘，”严公公见势做了声，“天色不早了，娘娘打算何时起驾回宫？”

贤妃微笑着看了那个闻言微微一动的孩子一眼，沉默不语。

李希沂缓缓侧过身来，笑答：“多得严公公提醒，皇娘还是先回宫歇息罢。”

贤妃起身上前，与他同立于窗前，凝望一片迷离的暮色，忽然问道：“可是那个姑娘？”

竹林里远远现出一个小小的白色影子，在灰暗的夜景里格外醒目。

李希沂双瞳幽暗，微微颌首。

贤妃笑道：“本宫正要回宫，不如让她陪着走一段？”

李希沂唇角微动，终究没有答话。

不一会儿，便见一个清秀的白衣女子脚步轻盈地走了进来，白净的脸上挂着柔和澄净的微笑，话音清脆地开了口，“王爷怎么起了兴致在修竹厅用膳？”话毕，一眼瞧见立于—侧的锦衣女子，蓦地噤了声，愣了一下，复又躬



身拜道：“小女见过贤妃娘娘。”

贤妃浅笑道：“平身罢。”

烟络迟疑着起身，有些犹豫地看了看一言不发的李希沂，他的脸色并不好看。

贤妃侧头问那个突然安静下来的孩子，“沂儿不替本宫引见？”

李希沂淡淡一笑，脸色略微柔和，道：“烟络过来。”

烟络柳眉一蹙，虽不情愿，还是乖乖靠了过去，敛手不自在地与他并肩而立。

身旁的男子终于笑意和煦，“皇娘，这位是施姑娘，与希沂认识已有两年。”

烟络一惊，他干嘛提起那么远的事情？却也出口辩解不得。

贤妃轻移莲步上前，柔声道：“原来是施姑娘。”王府门前相见之时，这年轻女子避之不及的样子，她还记得。“姑娘与沂儿早已经是旧识，也难怪沂儿如此固执。”她如水的双眸里笑意温软。

嘿嘿。烟络干笑两声，选择保持缄默。

贤妃含笑看定她，道：“本宫正要回宫去，施姑娘可愿陪本宫略微走一程？”

她能拒绝吗？烟络侧头看看身边的男子，他双眼平视前方，似乎并不愿意替她解围。

好吧。

烟络乖乖点点头，“能与娘娘同行一程，是烟络的福分。”

贤妃含笑点头，临行前，她忽然开口说道：“沂儿不必相送。”

烟络闻言顿时头皮发麻——拜托，不要折腾她，好不好？

于是，一行人缓缓离开修竹厅。

烟络跟在那个一直笑意盈盈的尊贵女子身侧，非常温顺听话也格外安静无声。

竹林深处，贤妃突然驻足，遣下众人后，侧头看她，微微地笑，“施姑娘心里如何看待沂儿？”

“噢？”烟络尚未来得及反应，惊讶于她的问话竟然这样直接，支吾着不知该如何回答。

贤妃并不恼怒，柔声道：“喜欢便是喜欢，倘若姑娘没有这份心意，大可

直说。”

烟络正眼看她，轻声回答：“烟络今生恐怕没有这个福分。”

“无关福分罢。”贤妃浅浅地笑，“沂儿虽生在皇室，但是以他的脾气，只要姑娘肯点头，身份之差又怎会成为姑娘拒绝的理由？”

“这个……”烟络微微羞愧，这位贤妃能养育出他那样的男子又怎会是一介寻常人物？嘴里恭敬地答道，“烟络只有一颗心，已经给了别人。”

贤妃脸色微变，低声叹息，“姑娘不曾对沂儿动过半点心意？”

烟络侧头看着那张透出些许心酸的脸，当然知道她的神情为何而来，还是老老实实在地答道：“说不曾是假，毕竟王爷也不是一般男子。”

贤妃忽然淡淡一笑，“却还是上不了姑娘的心？”

烟络垂首不语。

唉。贤妃幽幽叹气，柔和的双眸出神地看着远方，话音飘忽，“沂儿出世那年，关中大乱，他父皇忙于军国大事，而我向来身子孱弱，也一病不起。无奈之下，只好将还在襁褓中的他，交由皇后照管。”那个宁静祥和的女子漂亮的双眸之中瞬间闪过一丝寒意，缓缓说道，“沂儿是何时惹上的心病，为娘的我竟然无从知晓，他父皇也无暇顾及。如此一拖，就是十年……”

烟络第一次听说他心病的来历，蓦地恍悟，原来他的病不是天生的，这个中缘由隐隐地透出更深的鬼魅气息。

贤妃沉吟片刻，笑得柔和，“沂儿十岁那年，旱灾、蝗灾肆虐，饥荒所迫之下，惨事不断，民间怨声载道。皇上召集几位小皇子询问解决之法，原本只是为了疏解连日来的烦闷，沂儿却一本正经地递上了一纸文书，力主皇上开放皇库大举赈灾，同时教皇上……”那个优雅女子突然笑得忍俊不禁。

“娘娘？”烟络一脸不解。

贤妃敛去些许笑意，继续说道：“沂儿编派他父皇挑个日子出宫巡视灾情，并且一脸正经地教他父皇不妨当着文武百官吃下几只蝗虫，臣下定会劝阻：‘恶物或成疾。’，而让他父皇回答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沂儿当时虽年幼，还不免有些稚嫩，说得却是极其认真。他说如此举措和言辞，定可感动群臣、安抚民心。也是很巧，不知为何，那一年旱灾蝗灾终究未再继续蔓延。自那次以后，皇上方才开始对他宠爱有加，甚至连我这个做娘的也跟着他一个不过十岁的孩子‘母凭子贵’。”说完一席话，贤妃端庄的脸颊上浮现出丝丝暖意。

烟络侧头想了想，这个男人从那么小的时候，就懂得揣度人心，甚至做



秀？不知道，他在此之前的十年里，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贤妃举步缓行，犹自说道：“尽管如此，之后的数月内，沂儿还是被留在了皇后安排的偏殿里。直到那年冬天，”她宁和的神色间明显地有了一丝伤痛，“沂儿突然大病不起，太医令束手无策，皇上这才允了他回含凉殿。所幸沂儿福大命大终于活了过来。自那一年起，皇上为他安排了习武强身的师父，神武大将军秦缜也是在那一年进宫。”

“姑娘可知沂儿当年为何一病不起？”贤妃忽然侧头看定她。

烟络轻轻摇头，心里却莫名地隐隐痛了起来。

贤妃笑意寂寥，“那孩子醒来后，第一句便是说‘皇娘与希沂自今日起，终于不必再过从前的日子’，说完，他又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一夜。”

烟络勉强笑了笑，“王爷很爱娘娘。”

贤妃缓缓背过身去，看不清她脸上的神情，“他那日不过一个十岁的孩子，竟然拿了自己的性命去赌一个依稀存在的好结果……”

烟络闻言也是无语，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

贤妃慢慢地沿着小径一步一步轻轻前行，低柔地说道：“沂儿二十岁那年，突厥率兵犯境，两度侵及关中，进逼长安。自我朝开国以来，军情首次严峻至此。沂儿是诸多成年皇子中唯一请命带兵的一个，皇上疼他，原也不太放心。可是，沂儿劝得当时兼任中书令的杜宇风将军极力保他，并承诺亲自率兵坐阵，皇上这才放行。此后，沂儿一去就是半年，听秦缜说，他一面于边境修筑城墙积极防御，一面借突厥内部分裂之际，派李靖、李寄等统兵二十多万分道出击，重挫突厥，促其灭亡。尽管如此，”贤妃轻轻呵出一口气，继续道，“战事极其惨烈，杜宇风将军当年也未能幸免而血染沙场。沂儿率大军凯旋归来之后，并不开心，加之塞外半年心力交瘁的戎马生涯，回京后便病了三月。”

烟络静静地听着，终于明白他那二十六万大军的兵权是如何换来的，越是明白，心里就越是止不住地一阵难过。他——何苦啊？

“本宫听说沂儿拿手上兵权，自皇上那儿强行换了姑娘？”贤妃正眼看她，眼神深邃。

烟络低头无言。

贤妃缓缓走开，“这些年来，皇上一直念念不忘沂儿手中的兵权。沂儿越是出众，皇上自是喜欢，同时也就愈加不安。”她深深看了烟络一眼，“姑娘可明白？”

烟络轻轻点头，他的难处他的抱负她怎会不明白？

贤妃轻轻叹息，话音柔和，萦绕不去，“沂儿看似和气，其实骨子里心高气傲，因为无人知他，故也寂寞得紧，能够叫他挂心的人也就更少。他原本也是一个心思柔软的孩子，只是常常为了不教旁人困扰，而佯装不曾在意、不曾动心。烟络……”她忽然在前方停住，话语低柔之至仿佛可以化开世间万物。

“这样的孩子，难道就仅仅因为错生在了皇家，而注定一生不能圆满？”她寂寥地笑，眉宇间是烟络极其熟悉的一样寂寥的神情。

烟络怔怔立着，一时之间，开不了口，一面不住地想：他那样好的人，难道真的就因为错生在了皇家，而注定一生无法畅然哭笑、恣意喜恶，终究也难以得一个圆满？

可是，他要的圆满究竟是什么？

烟络轻轻蹙眉，咬紧下唇，她或许能明白，但是却不敢想得那样清楚……

疏桐院。

夜色降临，烛火依稀。

烟络缓缓推开房门，站在原地，静静看着他闻声侧过的脸庞。

那张脸在温暖的烛光下，即使笑意盈盈，眉宇之间还是那样的寂寥清冷。她这才真正明白，其实骨子里他跟苏洵是一样寂寞清冷、孤傲自持的人，只是外在略有不同而已。不得不承认，他也是她可能爱上的那一类人。

然而，命运如此捉弄人。两年前，翠寒谷的夏天，那绚烂如梦的第一次相见，既是他们的开始，同时也成为了他们的结束。她即使清楚地明白他的用心良苦、明白他此刻所受的伤痛，却不能真正为他做些什么。

你我无缘，却错过在花开的瞬间。不知他的心里是否也会有这样的遗憾？

“王爷。”她看着他，脸上不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表情才算合适。

他静静凝视她，良久后，柔声问道：“可是皇娘对你说了些什么？”

烟络乖乖点点头，双手不自在地绞起。

他微微一笑，“说来听听，看皇娘说的对不对？”

烟络一脸诧异看着他，“贤妃娘娘不会骗我吧？”

那个眉目清冷的男子柔和地笑，“会养育出本王这样的孩子来的女人，她说的话岂可全信？”

哪有人这样编派自己娘亲的？烟络撅起嘴，却忍不住微微一笑，“娘娘不过讲了一些王爷年幼时候的往事。”



“哦？”他挑眉，玩味地看着她，“该不会是本王十岁之后的事情罢？”

“王爷怎么知道？”烟络睁圆了一双眼睛，盯着他带笑的脸。

他轻轻勾起嘴角，“本王值得皇娘一提的事情，也就在那之后。”

是哦。烟络终于明白过来，十岁之前，他过着怎样的日子恐怕只有他自己和皇后知道。

“皇娘说了本王十岁那年患病之事？”他平静得不像在说他自己。

“王爷当时为何故意惹病上身？”烟络看着他沉稳的样子，渐渐屏住呼吸等他回答。

他浅浅一笑，神色有些迷离，“太久了，记得不是很清楚，可能是为了自己，同时也为了皇娘能在父皇心中博得一席之地罢。”他说完侧头笑看微微惊讶的她，心里有些苦涩，脸上却是笑意温软，“你觉得现在才认识李希沂吗？自始至终，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烟络愣过之后，玩味他话里的深意，笑得有些勉强，“王爷何苦这样说自己？烟络从不曾因此看低王爷。”

李希沂脸色一凛，意外严肃地问道：“若不是为此，你介意的又是什么？”

烟络在他灼热逼人的目光里慌了神，半晌不知如何应对。

“唉，”他低不可闻地叹了一口气，忽然笑道，“本王总是这样教你为难？”

烟络侧头看他，缓缓说道：“王爷，也许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

李希沂静静看她，笑意轻柔，话语也是相当轻柔，“烟络要谈些什么，本王大致可以猜到。但是，烟络是真的不明白，本王可以与你商量任何事情，唯独这一件难以行得通？”

“王爷。”烟络看着他，迟疑地开了口。

李希沂缓缓起身，站至她身前，一股极淡极淡的如雪中松枝一般的气息绵绵不绝地传递而来。他平静地一字一字说着，“你若不想惹希沂做出失控的事情来，就记住永远不要再提起此事。”

烟络怔怔地望着他一脸心意已决不容置疑的沉溺，终究没有讲出那一段她原本要讲的话。

“王爷，还有一事王爷可能会愿意知道。”她轻轻地小心翼翼地说。

李希沂低眉看她，眼神柔和，“还有何事？”

烟络微微仰头，迎上他如水的双眸，笑靥如花，眼波清澈，她不紧不慢地

清清楚楚地说道：“烟络的身世，王爷可曾知道？”

那个神色自若的男子突然脸色一变，还是含笑答道：“本王从未介意过。”

烟络侧头笑看他，一袭白衣仿若入幻，“烟络当年在翠寒谷里遇见王爷之时，是我来到这里的第三个年头。”

他一双黑眸紧盯着她，不语。

“烟络不是这里的人，终究会不会回到自己的家乡，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她平静地宁和地笑着看他，清澈的双眼里映出他清冷的脸庞。

天涯流落思无穷。

既相逢，却匆匆。

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

为问东风余如许？

春纵在，与谁同？

当年嶂溪寒之境的相遇，不经意之间已经变做了追忆，东风如旧，春意仍在，今生知与谁同？平凡如她至今也想不明白呵……



◎这个孩子口中所谓的此志不改，还是包括了会爱她到老罢。他足够理智清醒，明白不能为了她而放弃天下，同时，却也恁地执着贪恋，认定亦不会为了天下，而放弃爱她！这样傻的孩子啊……

睿王府。

又是一个风清云淡，阳光和煦的上午。

烟络拎着陶制的小罐刚刚弯腰从棚子里出来，喜滋滋地想着，那些蓝蓝绿绿长毛的东西果然是生机勃勃的简单生物，在这样贫瘠的条件下依然长势喜人，看来不久之后，她就可以提纯出第一批药来。

“小姐。”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不用想就知道，除了那个少年老成的清风不会是别人。回头时果然看见那个清秀的孩子，她笑问道：“又有何事？”

清风对她恭敬地行礼，答道：“王爷今日随皇上于太液池游玩，请小姐同去。”

“可不可以不去？”她心有不甘。

清风看她一眼，波澜不兴地答道：“清风只负责传话，做决定的是王爷。小姐何不去问王爷？”

算你狠！烟络瞪他一眼，气鼓鼓地转过身去，抬脚就走。

清风在后面平静地说：“小姐可是要换了衣饰再去？皇上、娘娘、皇子们

都在。”

烟络脚步一滞，复又前行，她为什么要这样与他纠缠不清？她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如愿以偿地回到御史府？如果迟迟不能回去，这样朝夕相处下来，真的是再也理不清、剪不断了？她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清风于庭院内静静地候着，一脸淡然地听着屋子里传来一阵“乒乒砰砰”不绝于耳的嘈杂声响，渐渐地，终于安静了下来。

烟络一身雪白精致的衣裳，双臂之上缠绕着浅绿披帛，柔发随意绾在脑后，斜斜地插着一枚白玉紫珠的簪子，小巧的耳垂上晃动着一副紫珠耳环，泛着细微的光芒。

清风看了看她，沉默不语。

烟络当然知道他在想什么，好笑地上前问道：“可以走了？”哼。她就是穿苏洵送的衣物，又有何不妥？

太液池。

太液池位于紫宸殿以北，是皇家游乐之地。

放眼望去，一片浩淼的波光粼粼，湛蓝的湖面一直延伸到天际。湖畔是一大片略微起伏的碧草地，花儿似宝石一般缤纷散落。

远远就看见身着褚黄圆领袍衫的老皇帝，徐徐前行，一脸乐不可支的模样。他身侧跟了一群姿色不凡、气质各异的女子，年龄参差不齐。为首的一身牡丹花纹黄色细钗礼衣的凤冠女子应该就是皇后，看来算是美人一个，烟络却先入为主的很不喜欢她。好脾气的贤妃不近不远地跟在一侧，低眉微笑，神情温和。

烟络突然觉得胃里一阵不适，眼前各位尊贵的娘娘们都不是寻常女子，却屈身深宫，穷其一生绞尽脑汁，去讨一个也许并不真正有爱的男子的欢心，以及谋算自己和孩子的将来。这样的生活，她只要想一想，就觉得很恶心。

不远处，李希沂柔和的目光紧紧追随她的身影，却在看清她脸上的神情时，眼神清冷。

烟络虽不情愿，却还是福身恭敬地行礼，一一拜去。

皇上饶有兴趣地看她一眼，笑眯眯地继续前行。

烟络缓缓站直身来，笑若游丝。她怎么会愿意过这种生活？即使是有朝一日，她也许真的爱上了他？

“施姑娘，就是那位值二十六万大军兵权的女子？”一道温和却自成威仪



的女子嗓音于她身前响起。

烟络抬眉一看，原来是皇后。

那个尊贵之至的女人正浅笑看她，神情深邃，“就是本宫也未必值得了那二十六万大军的兵权，对吧，贤妃？”话毕，她侧头玩味地看着神情柔和沉默不语的贤妃。

贤妃淡淡一笑，“沂儿就是任着性子胡来，这姑娘原本应该是太子殿下的人。”

皇后笑道：“这样的姑娘，潜儿恐怕是要不起了。”

贤妃微笑不语。

皇后继续含笑而谈，“不过，睿王爷自幼体弱多病，一直未曾许门亲事。施姑娘若能够嫁入王府，好歹也可以为贤妃早添儿孙。”说罢，她浅笑前行。

嘿嘿。烟络干笑，干卿何事？

待到皇后一行人走远，贤妃与烟络并肩而行，烟络看她一眼，低头说道：“对不起。”

贤妃抿嘴而笑，深深看她，“沂儿恐怕永不会乐见姑娘说这三个字。”

烟络闻言，为难地杵在原地。就连隐忍如贤妃，都搅和进来煽动她离开苏洵吗？唉——

“贤妃娘娘。”一个头发花白的太监低头叩拜。

“严公公不必多礼，有何事通传？”贤妃柔和地问。

严公公抬头看着烟络，“睿王爷请施姑娘过去。”

“嘎？”烟络蓦地愣住，不要吧！

贤妃含笑看她，道：“沂儿在等你。”

烟络僵硬着一张笑脸，无可奈何。这个男人来横的了！他狡猾地认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她就不敢拒绝？放眼望去，远远那一群金色宫服的皇子中，他的身影格外清晰。烟络轻轻叹气，她为何总是这样身不由己？

虽有不甘，烟络还是缓缓行去，然后看见太液池畔碧草地上几位年轻皇子卓然而立，那个罪魁祸首正一手牵着赤炼的缰绳，笑意盈盈，如沐春风。

“王爷。”烟络无奈地躬身施礼。

话音刚落，一个看来与李希沂有几分神似的皇子好奇地上前细细瞧她，嘴里啧啧道：“这就是四哥看上的女子？四哥的要求原来这么低？”

李希沂淡淡一笑，不语。

烟络浅笑着站定，却也不恼，她其实也很有同感地觉得他眼光很低。

那个皇子见她笑意怡然，也就继续笑道：“昊天明白四哥看上她什么了？难得有女子听见男人这样品评自己，还波澜不兴的，对吧？”他说完扭过头去看脸色不变的李希沂。

“她是不在意。”李希沂笑意寂寥，她何时在意过自己在他眼前的样子是好是坏？

烟络抬头看他，又看看刚刚说话的皇子，原来他就是那个倒霉的六王爷啊。看起来，是不怎么像太有心机的人，要不然怎么当着并不知心的一群人，这样直白地谈论自己哥哥身边的女人？

“二哥、四哥、本王，还有老八要去骑马，你去不去？”他笑着问烟络，神情里是同李希沂一样的温和笑意，不过，却多了一丝花花大少的魅惑。

果真是喜欢流连烟花巷陌的纨绔子弟。烟络轻轻叹息，一面侧头看着那个温软却清冷的男子，答道：“我不会。”

还未待到李希沂开口回答，李昊天插进话来，奇道：“你不会？姑娘家喜好骑马的也都不在少数，杜槿的妹妹还是个中翘楚。”

“那，”烟络笑吟吟地看着他，“我迄今为止只骑过旋转木马，不知道算不算？”

“旋……”李昊天不是太明白她说的东西，“反正是马就对了。你一起来，大不了四哥看着你。”

烟络双眼一睁，不要吧。

尚未容她开口拒绝，一行人已经策马扬鞭，绝尘而去。

烟络怔怔望着一脸笑意的李希沂，嗫嚅道：“可不可以不去？”

他只静静看着她一脸通红的窘迫样子，含笑不语。

“啊！”烟络一声惊呼，待到反应过来，人已经被一双大手平稳地举至马鞍上落定，低头一看，原来是在赤炼背上，始作俑者正在旁边好笑地看着她。

“你不许上来。”她冲他叫道。

李希沂脸色不变，浅笑着微微俯身，贴在赤炼耳边低语数句，翻身上了一侧的骏马，领着一路小跑开去，身前来他低沉温和的嗓音，“不用怕，赤炼很听话。”

烟络笨拙地牵过缰绳，任由赤炼信步小跑，她实在是很不喜欢这样奇怪地坐在马上，在她的记忆里只有三五岁的时候，她好过这一口。而现在，她讨厌两脚悬空的感觉。就算是当作旋转木马来骑，她的对面也应该是又帅又乖的苏洵吧。